

孙靖斐 / 报道

jfseng@sph.com.sg

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“要分开装，还是一起？”“今天是无塑料袋日，分开的话每个塑料袋5角。”《志明与春娇》便利店里的场景，结束于两人共用一个塑料袋，那也是现代人婚恋观的折射。来到MZ世代，他们的观点又有不同。

概念源自韩国的MZ世代，是千禧世代（Millennials）和Z世代的合成词，泛指1991年到2010年间出生的群体。有分析称，MZ世代比“学长姐”更不热衷追求稳定，看重及时行乐；更加独来独往，厌倦强硬或紧密的人际关系，被抢先结婚会不自在地还钱给对方，还有“无mean（意义）世代”之称。

作为MZ世代的一分子，罗爽（29岁，广告制作人）向往单身，不考虑结婚。生活责任以外的个人空间对她来说非常重要，独自看剧、阅读或看电影，就能感到满足和快乐。

“单身时，我可以保持冷静、理智、情绪稳定。一旦进入一段感情关系就无法掌控得那么好，对话时为了避免冷场的尴尬，会不自觉一直找话题，如果对方一段时间没回复信息，也会患得患失，胡思乱想。”

选择独自活动或单身，并不是排斥与人互动来往。罗爽说：“好友或室友都好，女性之间的喜好其实可以很相近，也可以为彼此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，恋爱对象并不是必要的陪伴者。”

从独自活动中获得快乐和满足，省却互相迁就和磨合的成本，在MZ世代中并不少见。除此之外，未能从身边人和上一代人习得婚姻的优点，似乎也成为这一世代对婚姻兴致缺缺的原因。

谈到对婚姻的想法，因为无意组织家庭，罗爽的人生规划中，没有结婚这一块。为了回答这道问题，颜志愉（24岁，电商账户专员）还问了身边最亲近的已婚长辈，也即母亲的想法。

“无论发生过多严重的争执，她都没想过离婚这个选项。结婚并将婚姻维持下去，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但为了这么做，她就像许多具有奉献型人格的女性一样，习惯为婚姻和家庭不断付出，也会希望获得对等的回报。”

自认继承了奉献型人格的颜志愉，对恋爱和结婚多了一丝顾虑。

婚恋观念与交友方式问卷调查

为了进一步探索MZ世代的婚恋观念，记者展开一项问卷调查，参与的有33名女性和18名男性。接受调查者以居住本地者占多数，也有来自马来西亚、香港和台湾的受访者。调查项目包括婚恋与否的原因，认识对象的管道，择偶条件，恋爱中的危险预警及结婚的阻力。

调查中，有两名受访者提到自己是奉献型人格，但却分别是他们想恋爱和不想恋爱的原因。

陈敬怡（23岁，学生）自认个性不适合恋爱，更倾向以自己的习惯和步调生活。

“与其成为奉献型而且掌控欲强的伴侣，我更向往且有界限的亲密关系，但也深知自己做不到，所以回避恋爱。”

黄振宏（24岁，精算分析师）却认为恋爱可以为生活增加价值。首先，伴侣之间可以分享和分担生活种种，毕竟家人朋友有各自的生活，不能时时刻刻陪伴在身边。

“谈恋爱也是一段学习的过程，学习接受另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，学习以两个人为一个单位生活，过程中与对方磨合，了解不同的思维模式，体验不同的兴趣爱好。”

对他而言，无论恋爱结局如何，那份学习成果永远属于自己，这也是价值所在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交友软件和红娘公司流行的今天，超过七



婚恋面前

作为1981年到2010年间出生的MZ世代，一些人对婚姻兴致缺缺，因为他们从独自活动中获得快乐和满足，又未能从别人身上习得婚姻的优点。然而，有些人认为恋爱可以为生活增值，积极交友。记者通过问卷调查，一探MZ世代的婚恋观念，专家也给出建议。

MZ世代宁缺毋滥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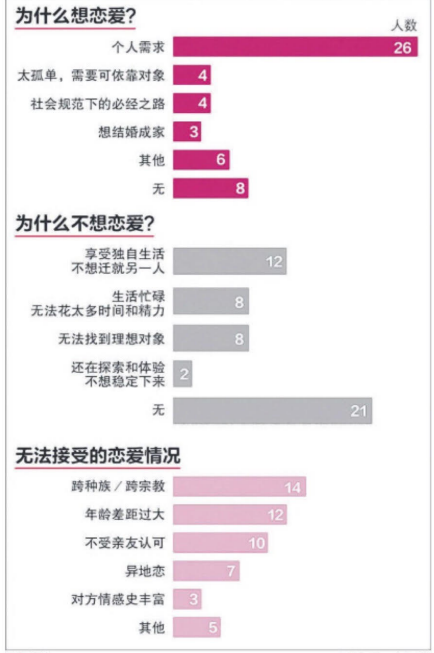
罗爽认为，恋爱对象并不是必要的陪伴者。

颜志愉对婚恋有顾虑。

陈敬怡更倾向以自己的习惯和步调生活。

黄振宏相信恋爱可以为生活增值。

针对MZ世代婚恋观念的小调查



成的受访者仍然倾向从现有朋友圈中择偶，有八人愿意通过学习、工作或活动场合寻找对象。选择通过交友软件、红娘公司或相亲活动认识对象的，分别只有一人。

对此，罗爽认为，如果带着寻找结婚的目的使用交友软件，结果可能更现实。

“如果没有那样明确的目标，只在软件上流连观望，还可以同时和几个对象聊天，那其实有一种虚拟的游戏感。”

颜志愉则说，通过交友软件认识朋友，再探索发展的可能性

聊天的对象。结果是，双方花了很多精力都没办法找到合适的对象。过程中不断左滑右滑、筛选对象和重复开启话题，让人疲劳。

有不少人为了不显得依赖和殷切，刻意拖延回复，中间的停顿可能导致双方难以深度交流。

他们说：“许多交友软件让人联想到随意、冲动或短暂的关系，想认真寻找伴侣的人可能就不会使用。”

Academy Of Relationship & Sex联合创始人施丰年：许多交友软件让人联想到随意的假账号，而承诺成功率的红娘公司收费高。通过现实社交圈认识的对象相对有亲切感，人们可以面对面互动，或向共同好友打听对象的背景。

也是亲密关系顾问的陈秋利建议，线上约会时可以在个人资料中具体说明自己的期待，方便找到更合适的对象，减少繁琐的筛选过程。事先准备好聊天话题，有助于进行更有深度和吸引力的对话。

“使用交友软件时，应该尊重对方，避免毫无征兆地消失（ghosting）。可以坦率地说你不是你喜欢的类型。”

相对地，她鼓励在现实生活中约会的人，将首次约会视为互相了解的环节，往后可以选择进一步探索，或中止约会。

担心观念和生活方式差异难磨合

进入一段关系时，最多受访者难以接受的是跨越种族或宗教。24岁的赵姓受访者（学生）说：“主要是担心不同种族和宗教导致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，在我看来较难磨合。”

她认为如果双方观念一致，年龄和距离差异相对容易接受。施丰年和陈秋利分析，跨种族或宗教的关系中，当中有一方必须妥协，适应另一方的宗教或文化。如果两人最终无法走下去，这些牺牲可能都是徒劳的。除了要过长辈那关，也有养育子女的考量，例如子女的母语，姓氏和宗教信仰应该是其一，而宗教信仰也会影响子女择校。

陈秋利说，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什么很重要。如果和不同种族或宗教的对象约会，应该尽早对话，了解彼此的想法。

关于是否会以结婚为前提恋爱，选择会、不是及不确定的受访者比例接近。选择会的原因包括循循传统思维和社会规范，或是希望能和伴侣相伴一生，不想浪费时间，折腾青春，寻找结婚对象。有人说：“结婚是很大的决定，如果不能达成协议，一切感情就可能浪费了。”

有人无法确定想不想结婚成家，原因是成家立业后的顾虑更多，包括经济负担、婆媳关系和孩子教育问题。

这名不愿具名的受访者举例说：“我想回家过年，而不是留在婆家过年，毕竟我父母只有两个女儿，如果都去婆家过年，他们就觉得自己过年。”

诸如此类可以协议的事项，其实也反映了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的事，而是两个人的事。

黄振宏则不希望有分享喜怒哀乐，共度余生的对象，因此期待结婚成家。即便如此，他目前并没有特别主动寻找对象，没有定下接单或成家的确切时间点。他提到，这可能和性别角色分工有关。在他看来，社会规范下，男生恋爱成家的概率不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减少，相对少了焦虑。

走入婚姻的挑战

有超过四成受访者认为，从恋爱到结婚，最大的挑战是住房和育儿等经济成本。选择“失去个人自由”和“生活质量可

能降低”的各有8人。还有人提到：“亲朋好友的唠叨，会让我更不想结婚。”

对此，ARAS的分析是，本地的生活开销普遍偏高，即使是BTO，对新婚夫妇也是巨大的财务挑战。如果一对夫妇想要孩子，他们的开支会更大，例如全日托儿费和兴趣班学费。对还在偿还学生贷款的人来说，想象这些未来开销是可怕的。此外，如果夫妻双方在追求事业、家庭或婚姻可能造成阻力。其中一人甚至可能要放弃事业，专注于照顾家庭。

陈秋利提到：“在结婚前，情侣可以讨论婚后的方向。例如：可以和父母同住吗？想花多少钱买房、装修和办婚礼？在恋爱初期讨论这些问题，可以减少将来面对的挑战。”

综合MZ世代对待婚恋的态度，陈秋利认为，这是因为他们从长辈身教中体悟到养育子女的责任，有人为了维持家庭的稳定放弃个人理想，甚至两夫妻为了孩子勉强在一起也并非新鲜事。以他们现在要承担的社会压力，组织家庭比以前更具挑战。加上养儿防老的概念已经淡化，子女不再被视为一份资产，生育子女的红利也减少了。

有人将MZ世代的不恋婚归咎于社会的残酷、婚姻观的崩塌，或是对制度或关系不够珍重。然而，即使被视为多数原住民，MZ世代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依赖虚拟世界，以科技处理婚恋关系。在简便的世代划分与分析背后，或许是新世代对生活的方向有更多选择，每个选择也不尽然要环环相扣，人们可以更大幅度地以自身为考量，并为之负责。

陈秋利说：“在结婚前，情侣可以讨论婚后的方向。例如：可以和父母同住吗？想花多少钱买房、装修和办婚礼？在恋爱初期讨论这些问题，可以减少将来面对的挑战。”

综合MZ世代对待婚恋的态度，陈秋利认为，这是因为他们从长辈身教中体悟到养育子女的责任，有人为了维持家庭的稳定放弃个人理想，甚至两夫妻为了孩子勉强在一起也并非新鲜事。以他们现在要承担的社会压力，组织家庭比以前更具挑战。加上养儿防老的概念已经淡化，子女不再被视为一份资产，生育子女的红利也减少了。

有人将MZ世代的不恋婚归咎于社会的残酷、婚姻观的崩塌，或是对制度或关系不够珍重。然而，即使被视为多数原住民，MZ世代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依赖虚拟世界，以科技处理婚恋关系。在简便的世代划分与分析背后，或许是新世代对生活的方向有更多选择，每个选择也不尽然要环环相扣，人们可以更大幅度地以自身为考量，并为之负责。

陈秋利说：“在结婚前，情侣可以讨论婚后的方向。例如：可以和父母同住吗？想花多少钱买房、装修和办婚礼？在恋爱初期讨论这些问题，可以减少将来面对的挑战。”

综合MZ世代对待婚恋的态度，陈秋利认为，这是因为他们从长辈身教中体悟到养育子女的责任，有人为了维持家庭的稳定放弃个人理想，甚至两夫妻为了孩子勉强在一起也并非新鲜事。以他们现在要承担的社会压力，组织家庭比以前更具挑战。加上养儿防老的概念已经淡化，子女不再被视为一份资产，生育子女的红利也减少了。

有人将MZ世代的不恋婚归咎于社会的残酷、婚姻观的崩塌，或是对制度或关系不够珍重。然而，即使被视为多数原住民，MZ世代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依赖虚拟世界，以科技处理婚恋关系。在简便的世代划分与分析背后，或许是新世代对生活的方向有更多选择，每个选择也不尽然要环环相扣，人们可以更大幅度地以自身为考量，并为之负责。

陈秋利说：“在结婚前，情侣可以讨论婚后的方向。例如：可以和父母同住吗？想花多少钱买房、装修和办婚礼？在恋爱初期讨论这些问题，可以减少将来面对的挑战。”

综合MZ世代对待婚恋的态度，陈秋利认为，这是因为他们从长辈身教中体悟到养育子女的责任，有人为了维持家庭的稳定放弃个人理想，甚至两夫妻为了孩子勉强在一起也并非新鲜事。以他们现在要承担的社会压力，组织家庭比以前更具挑战。加上养儿防老的概念已经淡化，子女不再被视为一份资产，生育子女的红利也减少了。

有人将MZ世代的不恋婚归咎于社会的残酷、婚姻观的崩塌，或是对制度或关系不够珍重。然而，即使被视为多数原住民，MZ世代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依赖虚拟世界，以科技处理婚恋关系。在简便的世代划分与分析背后，或许是新世代对生活的方向有更多选择，每个选择也不尽然要环环相扣，人们可以更大幅度地以自身为考量，并为之负责。

陈秋利说：“在结婚前，情侣可以讨论婚后的方向。例如：可以和父母同住吗？想花多少钱买房、装修和办婚礼？在恋爱初期讨论这些问题，可以减少将来面对的挑战。”

综合MZ世代对待婚恋的态度，陈秋利认为，这是因为他们从长辈身教中体悟到养育子女的责任，有人为了维持家庭的稳定放弃个人理想，甚至两夫妻为了孩子勉强在一起也并非新鲜事。以他们现在要承担的社会压力，组织家庭比以前更具挑战。加上养儿防老的概念已经淡化，子女不再被视为一份资产，生育子女的红利也减少了。

有人将MZ世代的不恋婚归咎于社会的残酷、婚姻观的崩塌，或是对制度或关系不够珍重。然而，即使被视为多数原住民，MZ世代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依赖虚拟世界，以科技处理婚恋关系。在简便的世代划分与分析背后，或许是新世代对生活的方向有更多选择，每个选择也不尽然要环环相扣，人们可以更大幅度地以自身为考量，并为之负责。

陈秋利说：“在结婚前，情侣可以讨论婚后的方向。例如：可以和父母同住吗？想花多少钱买房、装修和办婚礼？在恋爱初期讨论这些问题，可以减少将来面对的挑战。”